

目 录

僻静的角落	顾惠生 译 (1)
往来书信	冯昭珣 译 (84)
亚科夫·帕森科夫	顾惠生 译 (120)
浮士德	冯昭珣 译 (166)
波列西耶之行	冯昭珣 译 (211)
阿 霞	沈念驹 译 (231)
初 恋	沈念驹 译 (284)



僻静的角落^{*}

1

在 T 省某县萨索沃村地主庄园厢房内，一间相当宽大的刚粉刷过的屋子里，一个年轻人穿着大衣坐在一张狭窄的木椅上，靠着翘曲不平的旧小桌在审查账目。在他面前点着两枝蜡烛，插在旅行用的银烛台上；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靠墙的长凳上放着一只打开的旅行食品箱，在另一个角落里，仆人正在支架铁床。从一道矮矮的隔墙后面传来茶炊的咕噜声和啾啾声；一只狗在刚搬来的干草上打滚。厢房的门口站着一个穿粗呢外衣的农夫，他腰间束一根红色腰带，留着一部大胡子，面相聪明；从所有的外貌特征看，他是村长；他目不转睛地瞧着坐在桌旁的年轻人。靠一面墙放着一架很破旧的小钢琴，旁边是一只同样破旧的有锁孔而无锁的立柜；在两堵窗户之间，一面灰暗的小镜子依稀可辨；在

^{*} 最初刊载于《现代人》杂志 1854 年第 9 期。手稿标明：1854 年 1 月 25 日动笔，1854 年 6 月 23 日完稿。在作品发表以前，安年科夫曾听过屠格涅夫的朗读，认为是一部很好的作品。

作品发表后，得到批评界的高度评价。但批评家也指出，作品主要人物的形象还欠明确，结构也有些松散。

隔墙上挂着一张油彩几乎完全剥落了的妇女画像，她满脸搽粉，穿着一条筒式长裙，在纤细的脖子上挂着一条黑色的绦带。我们向读者介绍的这间厢房，天花板已经明显地歪向一边，地板到处是裂缝，也已倾斜，可是它已存在很久很久了；屋子里没有人常住，它只供主人到来时使用。坐在桌旁的年轻人正是萨索沃村的主人。他前一天才从两百里外的主要庄园来，在这里他要视察农庄，听取农民的要求，审查账目票据，准备办完这些事后第二天就回去。

“算了吧，”他抬起头来说，“我累了，你现在可以走了，”他接着对村长说，“明天早点儿来，而且一清早通知农民来开会，听清了没有？”

“听清了。”

“再叫文书把上个月的报表送来给我看。不过，这件事你干得倒不错，”老爷环顾四周，说，“把墙壁粉刷了。看起来什么都干净了一些。”

村长也默然向四周看了一看。

“好吧，现在你走吧。”

村长鞠了一躬，走了出去。

老爷伸了个懒腰。

“喂！”他喊道，“给我送茶来！……该睡觉的时候了。”

仆人走到隔墙后面去，很快就端着一个铁托盘回来。托盘上放着一杯茶，一串城里做的面包圈和一罐凝乳。老爷开始喝茶，可是还没有喝上两口，就听到隔壁房间里有人敲门进来，一个尖细的声音问道：

“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伊奇·阿斯塔霍夫在家吗？可以见他吗？”

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伊奇（这就是穿大衣的年轻人的名字）惊疑地看看自己的仆人，急忙悄声说道：“你去看一下，这人是



谁？”

仆人走了出去，砰的一声带上那扇难以关合的门。

“你去禀报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伊奇，”又是那个尖细的声音，“说他的乡邻伊帕托夫想见他，不知是否方便；同我一起来的还有另一位乡邻鲍德略科夫，伊万·伊里奇，也想拜望他。”

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伊奇情不自禁地做了一个烦恼的动作，但是当仆人走进房间来时，却对他说：“请他们进来。”

他站了起来，等待客人来到。

门打开了，客人出现在门口。走在前面的是一个身材结实的白发小老头儿，他有一颗圆圆的小脑袋和一双浅色的小眼睛；另一个是瘦高个儿，一摇一晃地跟在后面，他约莫三十五岁年纪，长着一张长长的黝黑的脸，头发蓬乱。小老头儿穿着一件整洁的钉着大螺钿纽扣的灰色常礼服，一条粉红色的领带，一半被白衬衣的翻领所掩盖，宽松地围住他的脖子；他脚上带着漂亮的鞋罩，格子呢做的苏格兰式的裤子色彩斑斓，很是悦目。总之，他的全身给人愉快的印象。相反，他的同伴却不大能引起旁人的好感：他穿着一件黑色的旧燕尾服，纽扣扣得严严的，裤子是厚呢做的，与上装的颜色一样；脖子上和手腕上都看不到衬衣的影子。小老头儿先走到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伊奇的跟前，客气地鞠了一躬，用那个尖细的嗓音说道：“我有幸自我介绍——我是您最近的乡邻，甚至还是您的亲戚伊帕托夫，米哈伊尔·尼古拉伊奇。早就希望同您认识了。希望这次来没有打扰您。”

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伊奇答道：他很高兴，他自己也有这个愿望……他们一点儿也没有打扰他。他请客人们坐下，……喝杯茶。

“这位贵族，”小老头儿满脸堆笑听完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伊奇半吞半吐的话语，然后伸手指向穿燕尾服的先生说道，“他也是您的乡邻……我的老朋友鲍德略科夫，伊万·伊里奇，他也很

希望与您相识。”

穿燕尾服的先生从面部看，谁也不会想到他在一生中可能有什么强烈的愿望，因为这张脸上的表情是如此心不在焉和如此慵困。这位穿燕尾服的先生局促不安、没精打采地鞠躬。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伊奇向他鞠躬作答，再一次请客人坐下。

两位客人坐下了。

“非常高兴，”小老头儿姿态优美地摊开双手，开始说道。而他的同伴这时却微微张开嘴，抬头张望着天花板，“非常高兴，终于有幸亲自见到您。虽然您经常住在另一个县，离我们这里很远，但是我们仍认为您也是我们自己人，是本地的一位地主。”

“我很荣幸。”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伊奇答道。

“荣幸也好，不荣幸也好，总之就是这样。请您，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伊奇，请您原谅，我们这个县的人直爽朴实，想什么就说什么，不转弯抹角。我们这里，我可以告诉您，彼此往来祝贺命名日的时候，都穿的常礼服。真的！已经习以为常了。因此邻县的人管我们叫‘常礼服派’，甚至责备我们缺乏教养。我们才不理睬呢！得了吧，住在乡下，难道还要拘泥什么礼节！”

“当然，这再好不过了……乡村里……彼此来往，无拘无束。”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伊奇说道。

“其实，”小老头儿说道，“我们县里也有一些可以说是最聪明的受过欧洲教育的人，虽然他们不穿燕尾服。譬如，随便举个例子，我们的历史学家叶甫秀科夫，斯捷潘·斯捷潘纳奇，他研究俄罗斯历史，博古通今，在彼得堡也很有名气，是一个最最有学问的人。我们城里那颗瑞典炮弹，您知道吗……就是放在广场中央的那一颗，这是他发现的呀。当然！还有岑特勒，安东·卡尔雷奇……他精通博物学。不过，听人说，这门科学所有德国人都掌握得很好。大约十年前我们这里打死一只流窜来的鬣狗，就是这位安东·卡尔雷奇发现它是一条真正的鬣狗，因为它的尾



巴构造特殊。我们这儿还有一位地主卡布尔金，他主要写一些轻松的短文，文笔非常流畅。《迦拉蒂雅》^①里登载他的文章。还有鲍德略科夫……不是伊万·伊里奇，不，伊万·伊里奇不屑做这种事，而是另一个鲍德略科夫，谢尔盖……唉，他的父名叫什么来着，伊万·伊里奇……叫什么来着？”

“谢尔盖伊奇。”伊万·伊里奇提醒他。

“对了，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他写诗。当然，不是普希金，不过有时候写得那么机智尖刻，与京城里的人也不相上下。您知道他写的关于阿盖伊·福米奇的讽刺诗吗？”

“哪一位阿盖伊·福米奇？”

“啊，对不起；我老是忘记，您毕竟不是本地人。讽刺我们警察局长的。很好笑。伊万·伊里奇，你好像会背这首诗？”

“阿盖伊·福米奇，”鲍德略科夫漠然背道，——

……不枉为
贵族会议所选上……

“我得告诉您，”伊帕托夫打断他说，“他几乎是全票当选的，他是一位最当之无愧的人。”

“阿盖伊·福米奇，”鲍德略科夫又开始背诵：

……不枉为
贵族会议所选上，
他精于吃，精于喝，
他怎能不当警察局长？

^① 《迦拉蒂雅》，莱蒙托夫的老师、莫斯科大学教授拉伊奇创办的文学杂志（1829～1830），大量登载外省未成名作者的作品。

小老头儿笑了起来。

“嗨嗨嗨！不错吧？从那以后，您相信吗，我们谁都会对阿盖伊·福米奇说：‘您好’，而且一定会加上：‘他怎能不当警察局长？’您以为阿盖伊·福米奇会生气吗？一点儿也不。不——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习惯。不信您可以问问伊万·伊里奇。”

伊万·伊里奇只转动了一下眼珠儿。

“开开玩笑就生气，这怎么行！就拿伊万·伊里奇来说吧，他的外号叫‘滥好人’，因为他无论什么事都会很快地同意。那又有什么，难道伊万·伊里奇因此会生气吗？绝对不会！”

伊万·伊里奇缓缓地眨着眼，先看看小老头儿，又看看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伊奇。

“滥好人”这个外号对伊万·伊里奇真的非常合适。在他的身上丝毫没有可以称为意志和性格的东西。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带他到任何地方去，只要对他说一声：伊万·伊里奇，我们走吧，——他就拿起帽子走了；如果这时碰到另外一个人，对他说：伊万·伊里奇，您留下吧，——他就放下帽子留了下来。他的脾气温和安静，一辈子都是光棍儿。他不玩牌，但喜欢坐在玩牌的人旁边，一会儿瞧这个人的脸，一会儿瞧另一个人的脸，依次轮转。他不能离开他人而生活，他耐不住孤独，孤独中他会神情沮丧，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他还有一个特点，每天一早起来，他总要低声哼一首古老的抒情曲：

从前有一位男爵住在农村，
农村的生活朴素而恬静……

由于这个特点，伊万·伊里奇又有一个外号叫“松雀”；大家知道，关在笼子里的松雀每天只在清早啼叫一次。伊万·伊里奇·



鲍德略科夫就是这样。

伊帕托夫和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伊奇之间的谈话持续了相当久，但谈的不再是先前的抽象的内容。小老头儿详细地询问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伊奇关于他的产业的情况，关于林场和其他林地的情况，他的田庄中已经进行的或者准备进行的改革，他告诉他的一些看法，顺便建议他，要消除草甸上的土墩，可以在土墩四周撒一些燕麦，这会使野猪用鼻子把土墩拱倒，如此等等。但是到最后，他看出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伊奇已经睁不开双眼，说话显得缓慢，而且前言不对后语。小老头儿站了起来，彬彬有礼地鞠一躬，说 he 不想再打扰了，希望明天就有幸看到贵客光临午宴。

“至于到我的村庄去，”他又说，“只要一问伊帕托夫卡村，不要说小孩，我敢说，任何一只母鸡，任何一个娘们儿都会给您指路的。马儿自己也会跑到的。”

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伊奇说话稍稍带点儿结巴，他说将尽力设法去……如果没有什么事妨碍他的话……

“不，我们一定等您来。”小老头儿柔声打断他，他紧紧地握了一下他的手，轻捷地走出门去，在门口半转过身高声说：“别客气！”

“滥好人”鲍德略科夫默默地鞠了一躬，在门槛上绊了一下，悄然跟随他的同伴出去了。

送走了两位不速之客以后，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伊奇马上脱衣上床，睡着了。

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伊奇属于那种谨慎务实的人，他小心翼翼地在几种不同的事业上尝试自己的力量之后，宣称自己已最终决定用务实的眼光来看待生活，把自己闲余的时间用于增加自己的收入。他头脑不笨，相当吝啬而非常理智，喜欢读书、交际和音乐，但一切都适可而止……而待人接物，彬彬有礼。他才二十

七岁。像他这样的年轻人近年来出现不少。他中等身材，体态匀称，面容喜人，但过于纤巧；他脸上的表情几乎是永远不变的，眼光总是那么冷漠而清澈；只偶尔变得温和一些，流露出淡淡的既非轻愁也非忧闷的神色；他的嘴角上永远挂着恭谨的微笑。他的头发很美，淡褐的颜色，像丝一样的光泽，形成长长的发髻。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伊奇有一处将近六百个农奴的很好的产业。他正在考虑结婚，结婚要情投意合，同时也要于他有利。他特别希望找到一位有显贵亲戚的妻子，他认为他自己的社会关系不多。总之，他的确配得上最近流行起来的“绅士”的称号。

第二天早晨，我们的绅士像往常一样，一早起来，处理事务，而且我们应该替他说句公道话，他办事非常踏实，这在现时我们俄国重实际的年轻人当中并不常见。他耐心地听取了农夫们表达不清的请求和申诉，尽可能地给予满足，排解了一些家庭纠纷，羞辱了一些人，斥责了另一些人，查看了文书的报表，戳穿了村长耍弄的两三个花招。总之，他把事情处理得连他自己也感到满意，而农民开完会回家的路上一直在说他的好话。虽然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伊奇昨天接受了伊帕托夫的邀请，他还是决定在家里吃午饭，甚至还吩咐他的随从厨子准备他爱吃的大米杂碎汤。但是，也许因为他从早心头就充满了满意之感，他忽然在房中间站住，用手一拍额头，不无豪情地高声说道：“我还是到这位健谈的老头儿家去吧！”说到做到，半小时后他已坐在他崭新的四轮马车里，由农民的四匹骏马拉着，到伊帕托夫卡去了。到伊帕托夫卡道路平坦，不到二十五里路。

2

米哈伊尔·尼古拉伊奇·伊帕托夫的庄园包括两座庄主住的小楼，小楼分别建造在一个活水大池塘的两岸，遥相对峙。池塘的



下端是一条长长的堤坝，两边种满白杨；几乎与堤坝的高度相齐平，可以看到一座山水磨坊的红色屋顶。两座小楼造得一模一样，刷成一样的浅紫色，一扇扇小而明净的窗户上的玻璃像许多明亮的眼睛越过广阔平静的水面，相互窥望。两座小楼的正中都有一个突出的圆形平台，四根排得很密的白色圆柱支撑着尖尖的三角形门楼。池塘四周是一座古老的花园，一行行椴树排成长长的林阴道，枝叶茂密；树干浅黄的古松，浓绿的橡树，壮丽雄伟的栲树高高举起它们的树冠，散布于树林之上；繁茂的丁香和合欢树，一片葱绿，一直长到两座小楼两侧的墙边，只留下楼房的正面没有被绿树所淹没，正门外两条铺砖的小路曲曲弯弯沿山坡迤迤而下。色彩斑斓的鸭子，白色和灰色的鹅，一群群地在池塘清澈的水面上凫游。由于池塘的源头有大量的泉水从陡峭的石谷底部喷涌而出，池水从来不长绿苔。庄园的位置很好，亲切迎人而又幽静清丽。

米哈伊尔·尼古拉伊奇自己住一幢小楼，另一幢小楼里住着他的母亲，一个七十岁光景的龙钟老妇人。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伊奇乘车登上堤坝，不知道该往哪座小楼驶去。他向四周一看，一个小仆人正光着脚站在水边一段烂树根上钓鱼。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伊奇叫了他一声。

“您要找谁，找老夫人呢还是少爷？”小孩问道，两眼仍盯着鱼漂。

“什么夫人？”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伊奇说，“我去看米哈伊尔·尼古拉伊奇。”

“嗨，看少爷？那就往右。”

说着，小孩猛然一提钓竿，从平静的池水中拉出一条银光闪闪的小鲫鱼。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伊奇向右驶去。

仆人向米哈伊尔·尼古拉伊奇禀报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伊奇到来时，他正同“滥好人”在下跳棋。他非常高兴，从沙发上一跃

而起，跑到前厅，就在前厅里同他吻了三次。

“正巧我同我忠实的朋友，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伊奇，”饶舌的小老头儿开口说，“同伊万·伊里奇在一起。顺便告诉您，他被您和蔼可亲的态度迷住了。（伊万·伊里奇默然望着房间的一角）他心地善良，留下来陪我玩跳棋，而我的家人都到花园去散步了。不过，我马上派人去叫他们回来……”

“可是干吗要麻烦……”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伊奇说。

“那有什么麻烦呢？喂，万卡，快去请小姐们……说有客人来了。我们这地方您喜欢吗？不错吧，是么？卡布尔金为庄园写了一首诗，开头说‘伊帕托夫卡，殷勤而好客’，后面也说得很好，可惜我记不全了。花园很大，遗憾的是我财力不足。您大概已经注意到，这两座楼一模一样，是我父亲尼古拉和我叔父谢尔盖兄弟俩造的；花园也是他俩开辟的，他们是模范的朋友……就像达蒙和……哎呀，忘了，另一个叫什么来着？……”

“庇菲翁^①。”伊万·伊里奇说。

“得了吧，是这样叫吗？不过没有关系。（老头儿在家里比在做客时说话要随便得多）您，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伊奇，也许您知道，我是鳏夫，我妻子过世了；几个大孩子在公立学校里寄宿学习，只有两个小女儿同我住在一起。还有我的小姨子，我亡妻的妹妹，您马上会见到她。哎，我怎么不请您吃点东西。伊万·伊里奇，老弟，你吩咐他们送点儿下酒的小菜来……您喜欢喝哪一种伏特加酒？”

“午饭前我什么也不喝。”

“得了吧，这怎么行！不过也听您便。恭敬不如从命。我们这里生活简朴。我们这里，我斗胆说，不是什么穷乡僻壤，而是僻静的角落，简直是世外桃源——真的是这样！您干吗不请坐？”

^① 应为“芬蒂亚斯”，达蒙和芬蒂亚斯是古希腊传说中的一对忠实朋友。



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伊奇坐下，手上还拿着帽子。

“让我替您减轻一下负担。”伊帕托夫说，他彬彬有礼地从他手上拿过礼帽，挂在角落里，然后回来，笑吟吟地望着客人的眼睛，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能使客人愉快。忽然，他以最热情的态度问他是否喜欢下跳棋？

“任何赌输赢的游戏我都玩不好。”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伊奇说。

“您这很好，”伊帕托夫说，“不过跳棋不是赌输赢的游戏，它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是这样吗，伊万·伊里奇？”

伊万·伊里奇漠然望了伊帕托夫一眼，仿佛在想：“鬼知道，这是游戏还是娱乐。”不过，过了一会儿他说：

“对，跳棋——不错。”

“听说，象棋就是另一回事，”伊帕托夫接着说，“听说，象棋非常难下。但是，我认为……啊，瞧，我家的几位小姐来了。”他朝通向花园的半开的玻璃门瞥了一眼，自己打断自己说。

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伊奇站了起来，转过身去，首先看到两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穿着粉红色的布连衣裙，戴着大帽子，轻捷地跑上平台的台阶；在他们后面，很快就出现了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女郎，高挑的身材，体态丰满而匀称，穿一件深色的连衣裙。她们全走进房间，两个小女孩规规矩矩地向客人行了个屈膝礼。

“我给您介绍，”主人说道，“我的小女儿。这个叫卡佳，这个叫纳斯佳，这位是我妻妹，玛丽雅·帕甫洛夫娜，我已经跟您谈起过。请多关照。”

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伊奇向玛丽雅·帕甫洛夫娜鞠了一躬，她微微点了一下头回答。

玛丽雅·帕甫洛夫娜一手拿着一把很大的拉开的折叠刀；浓密的浅黄色的头发有一点蓬乱，一片小小的绿叶粘在头发里，发

辫从束发梳下松散开来，黝黑的脸泛出了红晕，绯红的嘴唇张开着；连衣裙上满是褶子。她呼吸急促，眼睛发亮，显然，她刚才在花园里劳动过。她马上就走出房间去了，两个小女孩跟着她跑了出去。

“要去梳妆一番，”老头儿对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伊奇说，“姑娘们非此不行。”

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伊奇咧开嘴，报以一笑，有一点儿走神。玛丽雅·帕甫洛夫娜使他感到惊讶。他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这种纯正的俄罗斯草原的美人了。她很快就回来了，在长沙发上坐下，一动不动。她梳过头发，但没有换衣服，连袖套也没有带上。她的面容神情，不能说是骄傲，而是严厉，近乎粗鲁。她的额头宽而低，鼻子短而直；她有时慵懒地淡淡一笑，嘴唇扭曲，两道平直的眉毛轻蔑地蹙在一起。她那对又大又暗的眼睛几乎经常下垂着，“我知道，”她的冷漠的年轻的脸似乎在说，“我知道你们大家都在瞧着我，那就瞧吧，早烦腻了！”当她抬起眼睛时，眼睛里有一种野性的、美丽的、迟钝的东西，使人想起扁角鹿的目光。她的体态十分优美。古罗马诗人会把她比做色列斯或者朱诺^①。

“你们在花园里做什么来着？”伊帕托夫问道，他想让她参加他们的谈话。

“剪枯枝，挖花畦。”她答道，她的声音有点低沉，但清脆悦耳。

“那你们一定累了吧？”

“两个孩子累了，我不累。”

① 色列斯是古罗马神话中的地神，朱诺是天后。



“我知道，”老头儿笑嘻嘻地说道，“您是真正的鲍贝林娜^①！老太太那里去过了吗？”

“去过了，她在休息。”

“您喜欢花吗？”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伊奇问道。

“喜欢。”

“您出去怎么不戴帽子？”伊帕托夫说，“瞧，都晒红晒黑了。”

她默默地用手摸摸脸。她的手不大，但较宽，而且相当红。她不戴手套。

“您也喜欢园艺吗？”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伊奇又问道。

“是的。”

于是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伊奇讲起他家邻近的一个美丽花园，主人是富有的地主 N。

“花匠的头儿是德国人，一年光薪水就拿两千银卢布。”他顺带说道。

“这个花匠叫什么名字？”伊万·伊里奇突然问道。

“记不得了，好像叫迈尔或者弥勒，您有什么事？”

“没有什么，”伊万·伊里奇答道，“问问他的姓罢了。”

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伊奇继续讲下去。两个女孩，米哈伊尔·尼古拉伊奇的女儿，走了进来，悄悄地坐下，静静地听着。

一个仆人出现在门口，禀报叶戈尔·卡皮东纳奇来了。

“啊！快请，快请！”伊帕托夫高声叫道。

进来一位小老头儿，矮矮的，胖墩墩的，属于那种被称为矮子或矮胖子的人。他那张小脸胖乎乎的而又布满皱纹，就像一个烤苹果。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匈牙利骠骑兵制服式的短上衣，直

^① 鲍贝林娜，希腊人民为反抗土耳其人的压迫而进行的民族战争中的女英雄，1825 年被杀害。她的事迹当时在俄国广为流传。

领；有许多黑色的线绳；他那肥大的波里斯绒做的灯笼裤，裤管口离脚踝还有一大截。

“您好，最尊敬的叶戈尔·卡皮东纳奇，”伊帕托夫迎上前去叫道，“我们好久不见了。”

“没办法呀，”叶戈尔·卡皮东纳奇向在座的人鞠躬行礼过后说道，他的声音含糊不清，仿佛在哭似的，“您是知道的，米哈伊尔·尼古拉伊奇，难道我是个自由自在的人吗？”

“您为什么不是自由自在的人哪，叶戈尔·卡皮东纳奇？”

“当然不是，米哈伊尔·尼古拉伊奇，家庭，事务……还加上玛特廖娜·马尔科芙娜。”

他懊丧地摆摆手。

“玛特廖娜·马尔科芙娜又怎么啦？”

伊帕托夫向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伊奇微微眨了一下眼睛，似乎想预先引起他的注意。

“大家都知道，”叶戈尔·卡皮东纳奇回答说，一面坐了下来，“她老对我不满意，难道您不知道？不管我说什么，都不得体，不礼貌，不斯文。可是为什么不得体，只有天知道。我家的几位小姐，也就是我的女儿，也挑挑剔剔，学母亲的样。我不是说我妻子不好，玛特廖娜·马尔科芙娜是一个很好的女人，但太讲风度了。”

“得了吧，您的风度有什么不好，叶戈尔·卡皮东纳奇。”

“我自己也这样想，但看来，她很难侍候。譬如，昨天我在吃饭时说：‘玛特廖娜·马尔科芙娜（这时叶戈尔·卡皮东纳奇的声音变得十分亲媚），玛特廖娜·马尔科芙娜，’我说，‘阿尔多什卡多不爱惜马匹，他不会骑马，’我说，‘把那匹小黑马驹骑得腿都瘸了。’唉，玛特廖娜·马尔科芙娜突然发火了，开始奚落我，‘你，’她说，‘同太太小姐一起也不会说得斯文点儿。’几位小姐一个个从桌边站起来走了，第二天比留廖夫家的几位小姐，我妻



子的几位侄女，就什么都知道了。我究竟什么话说得不好，请你们评评。不管我说什么，有时候的确不慎失言——谁没有这种事呢，尤其是在家里，——比留廖夫家的小姐们第二天就已经知道了。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有时我这样坐着，按照我自己的方式考虑问题——你们也许知道，我的呼吸很重，玛特廖娜·马尔科芙娜又奚落起我来：‘别用鼻子喘粗气，’她说，‘现在还有谁这样喘粗气的！’我说，‘你骂什么呀，玛特廖娜·马尔科芙娜，别这样，应该同情我，而你却骂我。’从那时起，我不再在家里考虑问题了。我就坐着，两只眼睛往地下盯着，真的。又譬如，前几天我们上床就寝的时候，我说，‘玛特廖娜·马尔科芙娜，你为什么这样宠你的小厮，太太？这个小猪仔至少礼拜天得把脸洗洗干净吧。’但是，怎么样呢？好像我说得够婉转，够温和了吧，可是又没有中她的心意，玛特廖娜·马尔科芙娜又奚落起我来，说：‘你在太太小姐面前不懂得礼貌。’第二天比留廖夫家的小姐们就什么都知道了。我哪里还能想到出来做客呢，米哈伊尔·尼古拉伊奇？”

“您讲的事使我惊奇，”伊帕托夫说，“我没有想到玛特廖娜·马尔科芙娜会这样，她好像是……”

“一位很好的女人，”叶戈尔·卡皮东纳奇接口说，“可以说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不过对风度要求太严格了。她说：‘一切都要协调，昂桑勃尔^①。’好像我缺少的就是这个。你们知道，我不会说法语，只能听懂一点儿。我缺少的昂桑勃尔究竟是什么呢！”

伊帕托夫法语也不怎么行，只能耸耸肩。

“您的几个孩子，我是说您的几位儿子怎么样？”过了一会儿他问叶戈尔·卡皮东纳奇道。

^① “昂桑勃尔”，法语词的译音，意为“和谐、协调”，叶戈尔·卡皮东纳奇不懂他妻子用的这个法文词。

叶戈尔·卡皮东纳奇瞟了他一眼。

“两个儿子嘛，还不错。我对他们感到满意。几个姑娘不跟我贴心，对儿子我感到满意。廖里亚工作很好，得到上司的称赞，我那廖里亚是一个灵活的孩子。至于米赫茨，同他不一样，成了一个慈善家^①。”

“怎么会成为慈善家的？”

“天知道，他跟谁都不说话，见人就躲。玛特廖娜·马尔科芙娜最使他发窘。她常说：‘怎么，你学你父亲的样吗？你要尊敬他，可在风度上你要模仿母亲。’等他长大成人，他也会好的。”

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伊奇请伊帕托夫介绍他与叶戈尔·卡皮东纳奇相识。他们谈起话来。玛丽雅·帕甫洛夫娜没有加入他们的谈话，伊万·伊里奇坐到她身旁，不过他也只跟她说了两三句话；两个女孩走到他身边，开始轻声告诉他什么事……女管家（一个头上扎着深色头巾的消瘦老婆子）走了进来，报告午餐已经准备好，大家都向餐厅走去。

午饭吃得相当久。伊帕托夫有一个好厨子，酒也不坏，虽然这些酒不是从莫斯科而是从省城订购来的。伊帕托夫过的可以说是非常惬意的生活。他农奴不过三百，但不欠任何债，而且把自己的庄子治理得井井有条。午饭时说话的主要是主人自己；叶戈尔·卡皮东纳奇应和他，同时也没忘记照顾自己：他吃得多，喝得也多。玛丽雅·帕甫洛夫娜一直默不作声，只不过偶尔听着两个女孩嘀嘀咕咕地说话，微微报以一笑，她们坐在她身旁，一边一个，看来十分爱她。弗拉基米尔·谢尔盖伊奇几次想跟她说话，但不太成功。“滥好人”鲍德略科夫连吃饭也没精打采。午饭后

^① 俄语中“慈善家”和“厌世者”都是外来语，发音相近，只词首的三个字母不同。叶戈尔·卡皮东纳奇把两个词混淆了，在应该用“厌世者”的地方用了“慈善家”这个词。